

道德真經藏室纂余微篇卷之三

欲三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欲三

碧 虛 子 陳 景元 纂

道經

古之善為士者微妙玄通深不可識

言上古善以自然之道治身治國而為士

者其德用淵微神明遠妙智照冥精誠  
通達是以體貌深厚孰能知識者哉故道  
大似乎不肖列子居鄭而人莫識此乃古  
之善為士者也

夫唯不可識故強為之容

夫有道之士德量深遠難可知識恐後世無  
以為師法故強為說其容狀指陳表儀謂  
下文也

豫若冬涉川

豫猶豫也言有道之士順從自然弗違萬

次三

物不為福先不為禍始然而舉事退藏輒  
加重慎雖履坦途常憂沒溺有如寒江之  
月揭涉長川其心豫然而疑難恐沈於不  
測之淵也

猶若畏四鄰

有道之士常履虛無而不敢有爲故出處  
而深思猶然而畏慎謹於去就而慮幽明  
之司察有如世人避禁而畏四鄰之竊知  
此戒之深也

### 儼若客

有道之士儼然端謹心無散亂如賓對主  
人曷敢造次言無事無爲也如東郭順子  
正容悟物使人意消故田子方師仰之李  
含光居于暗室如對君父故司馬子微激  
賞之此可謂能儼若客也

渙若冰將釋

有道之士外雖矜莊內心閑放其智智如  
春冰之釋渙然泮散凝滯都亡

敦兮其若樸

敦者淳厚貌樸者質素貌又形未分曰樸

欲三

二

言有道之士天資淳厚質素未分語默恬  
和無文飾也

曠兮其若谷

曠者寬大之稱谷者含虛之竅言有道之  
士德淳厚而不顯器寬大而含容任善惡

之去來如空谷之應答而常虛也

渾兮其若濁

雜波流曰渾不分明曰濁言有道之士內心清靜外雜波流若濁水之不明曷分別乎妍醜已上七事治國則民不識不知復

乎太古修身則和光同塵冥乎至道

孰能濁以澄靜之徐清

言有道之士心同淵泉即其濁以澄靜之則徐復其清矣

孰能安以久動之徐生

言有道之士支離其德當其安以久而動  
之則徐全其生矣舊說云至人外示混濁  
不異凡流內本澄清同乎道體徐徐而登  
假于清真也復為學人恐安此徐清之道  
久而不遷住於諸境故勉之令動別求勝  
欲三  
法逮及徐徐漸生不住諸相以至生生不  
絕也一本作孰能濁以靜之而徐清孰能  
安以動之而徐生

保此道者不欲盈夫唯不盈故能弊不新成  
言人保守此徐清徐生之道者善能謙以

自牧安其虛靜夫唯不盈者再舉獨有至  
人不矜恃盈滿故能常守弊陋雖有新成  
之功而能持勝不動更求進嚮復增上善  
不住小成斯乃聖人之深趣也善士師古  
識量深微  
敦樸空曠得幽谷虛極  
之道故次之以致虛極

### 致虛極守靜篤

致得也言人能心無愛欲得沖虛之道參  
杳冥之極復能常守清靜則德化淳厚矣  
列子曰莫如靜莫如虛靜也虛也得其居  
也西升經曰人能虛空無為非欲於道道



自歸之嚴君平曰道德虛無故能稟授天  
地清靜故能變化陰陽反覆故能生殺日  
月進退故能光曜四時始終故能育成釋  
虛無則道德不能以然去清靜則天地不  
能以存往而不反則陰陽不能以通進而

不退則日月不能以明終而不始則萬物  
不能以生是故有而反無實而歸虛心無  
所載志無所彰無爲如塞不憂如狂抱真  
履素捐棄聰明不知爲首空虛爲常則神  
明極而自然窮矣動作反身思慮復神藏

我於無心載形於無身不便生者不以役  
志不利天者不以滑神事易而神不變內  
流而外不化覆視反聽與神推移上與天  
遊下與世交神守不擾生氣不勞趣捨屈  
伸正得中道

欲三

萬物並作吾以觀其復

人生而靜天之性今言致虛極守靜篤者  
使人修之復於妙本也非止於人蓋萬物  
之並動作者未有不始於寂然而發於無  
形生於和氣而應於變化及觀其復也盡

反於杳冥而歸於無朕以全其形真也易  
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乎天地之心謂寂然  
至無也君平曰天地反覆故能久長人復  
寢寐故能聰明飛鳥復集故能高翔走獸  
復止故能遠騰龍蛇復蟄故能章章草木  
復本故能青青化復則神明得位與虛無  
通魂休魄息各得所安志寧氣順血脉和  
平此皆暫爾復靜猶能精神況久歸至道  
者乎

夫物芸芸各歸其根歸根曰靜靜曰復命復

命曰常

芸芸茂盛貌謂草木植物之類也或作云  
云動作貌衆多貌謂飛走動物之類也以  
義推之動植雖殊咸歸其根虛者冲漠之  
謂靜者寂怕之謂冲漠寂怕者乃動植之

欲三

五

根本也且無者有之本靜者躁之君動之  
極也必歸乎靜有之窮也必復乎無草木  
之根重靜處下則長生花葉輕動居上則  
凋落物尚如斯何況人乎故聖人舉喻使  
民息愛欲之心歸乎虛靜之本則可以復

其性命之原矣性命之原即杳然冥然視  
不見而聽不聞者也此唯明哲之自悟爾  
能悟之者則行住坐卧不離乎虛靜寂寞  
而應變不遷是得常道而復命者也  
知常曰明不知常妄作凶

此言常道之難如此知猶悟也悟常道者  
神變無方性無所不通氣無所不同不知  
萬物之為我我之為萬物故能蹈水火貫  
金石反山川移城邑乘虛不墜觸實不礙  
千變萬化不可窮極此神合常道者也其

次則毓質不衰顏如處子住世千載馱而上仙此形同常道者也其次則語默有法出處合時動與陽同波光而不曜靜與陰同德用晦而明世累莫干而身無咎此能用常道者也若以治體為宗則用常道為上矣故曰知常曰明或作日明者言日益明達此有漸之說也既悟常道當如上說或不悟常道者反以神變為妖長生為誕虛極靜篤為空曠歸根復命為滅亡不知強知不識強識舉心偽妄動作皆凶易所

謂不常其德或承之羞故曰妄作凶

知常容容乃公公乃王王乃天天乃道道乃  
久没身不殆

夫知常道者應用萬物善救無棄而無所  
不包容也包容動植於已無私則襟懷蕩

欲三

六

然而至公矣至公無私則德用周普天下  
無不歸往者矣王往也人既歸往天將祐  
之理同自然於物無逆是曰真人而能出  
有入無冥乎大通久與道合莫知窮極則  
水火不能害金石不能殘世患莫侵有何

危殆致虛守靜歸根後命是知常知常

太上知有之

太上者謂太古之上無名號之君也所謂

上德不德者也其德無上可加故曰太上

雖有君位而不以尊自稱任物自然各正

性命故其教無為其治無迹隨時舉事因

資立功百姓日用而不知其道但知有君

上而已謂帝何力於我哉莊子曰至德之

世不尚賢不使能上如標枝民如野鹿端

正而不知以為義相愛而不知以為仁行



而無迹事而無傳此太上之世也

其次親之譽之

上德既衰仁義章顯故天下被其仁者親而附之懷其義者譽而舉之莊子曰及至聖人蹙蹙為仁跽跂為義而天下始疑矣

欲三

七

疑則親譽生焉又曰舜有羶行百姓悅之故三徙成都堯聞其賢舉之登庸因而禪位此親之譽之也

其次畏之侮之

仁義失而刑法立刑法立則禁令嚴禁令

嚴而民畏之夫禁令雖嚴而權詐為事者  
民從其化而為欺罔民欺罔則侮上之深  
者也鴻烈解曰太上仁化謂太上下知有  
之也其次使不得為非謂親之譽之也其  
次賞賢而罰暴謂畏之侮之也

信不足有不信

心有孚之謂誠言可復之謂信信全則天  
下安信失則天下危今既權詐聿興欺罔  
並起君信不足于下故下有不信之心應  
之夫上之化下也如明鑑之接形容而理

無差焉王弼曰御體失性則疾病生輔物  
失真則疵釁作信不足焉則有不信此自  
然之道矣

### 猶其貴言

自親而下已喪太上無為之化不能復淳  
古之風猶其貴重言教執守陳迹以為化  
方雖然失道遠矣不猶愈於忽言不信而  
致犯上作亂者乎

### 功成事遂百姓謂我自然

夫有道之君垂拱無為故功業成而不有

愴默清靜故事務遂而忘知民皆淳朴無  
所妄為謂我自然而然而也親譽畏侮之心  
於何而有哉舊說信不足有不信覆釋畏  
之侮之猶其貴言覆釋親之譽之功成事  
遂百姓謂我自然覆釋太上下知有之類

欲三

乎膠柱調絃今不從焉

太上無為至德不顯及其仁愛親之

譽之則大道廢故次之以大道廢

大道廢有仁義

大道即太古無為之道廢猶隱也又陵替  
不行也人心不淳則大道隱廢至德不行

也然後仁愛漸生義利浸長故樸散以爲  
器斯則大道廢有仁義也莊子曰魚相忘  
大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此喻大道之世也  
及其兼愛爲仁裁非爲義故仁義生乎不  
足是猶泉涸魚相與處於陸相啣以涇相  
濡以沫不如相忘於江湖此諭大道廢有  
仁義也

### 智慧出有大僞

夫敦慤隱廢則智慧出智慧出則大僞生  
理勢然也莊子曰馬之真性齧草飲水翹

足而陸喜則交頸相靡怒則分背相踉馬  
智已此矣及至伯樂治之前有檝飾之患  
後有鞭策之威加之以衡厄齊之以月題  
馬乃介倪闔扼鷲曼詭街竊轡之智生矣  
夫太古之時民居不知所為行不知所之  
秋三  
舍舖而熙鼓腹而遊民能已此矣及至聖  
人屈折禮樂以飭天下之形縣跂仁義以  
慰天下之心而民乃智詐漸毒頡滑堅白  
解垢同異之辯生矣此所謂智慧出有大  
偽也

六親不和有孝慈國家昏亂有忠臣

六親父子兄弟夫婦也禮記曰大道之行也不獨親其親不獨子其子至仁忘親也忘親者撫諸姪如已子事伯叔如已父六親無有不和孝慈於何而彰如是則衆之奉我親亦如我之奉衆親矣是以上下和睦而親親相忘也若在長失均平之教居幼有高下之心故違於大順則六親不和而慈愛養親之迹見矣且聖人均平則四海一家遊心姑射之山杳然忘其天下矣

此則君上無為而蒼生自化於何而有扶  
目剖心之臣哉是故瞽瞍頑而舜稱大孝  
曾皙嚴而參稱能養夏桀立而龍逢彰商  
紂亡而比干顯斯不得已而為之非樂然  
也大道廢而仁義彰智慧出而大偽作欲  
復淳風在手絕滅聖迹棄去智詐故次

之以絕  
聖棄智

絕聖棄智民利百倍

聖者謂制度法象功用陳迹之聖也絕之  
者欲復其渾樸也何上公曰五帝畫象倉  
頡造書不如三皇結繩無文之治也智者



謂權變謀慮揣摩縱橫之智也棄之者欲  
歸於無爲也經曰以智治國國之賊夫不  
顯功用陳迹之聖不用揣摩縱橫之智則  
姦宄不生禍亂不作民如童蒙專事農業  
則利民何止乎百倍莊子曰去小知則大  
秋三  
知明又曰善人不得聖人之道不立盜跖  
不得聖人之道不行故須絕棄之民始獲  
其利也

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仁者愛物則人親之義者宜物則人譽之

而仁義之弊在乎親譽親譽既行則跂尚  
奔競之心生而性命之和失矣性命之和  
失則孝慈之行何由而有今使絕而棄之  
是欲人全性命而復孝慈也  
絕巧棄利盜賊無有

巧者雕斲刻削機械高鏑之謂也利者珠  
玉斗斛權衡符璽之謂也夫機械高鏑權  
衡符璽之屬於小則能守備於大則不可  
禦寇今日絕棄之者是猶擿玉毀珠焚符  
破璽使民朴鄙而盜自止也

此三者以為文不足故今有所屬

屬繼也三者謂絕聖棄智絕仁棄義絕巧  
棄利言此三者雖欲不用而復其淳古之  
風然紀之為文垂之為教尚未明白於理  
不足故人多有疑難之者別今有所屬繼

欲三

十一

使羣心渙然如水之釋在下文

見素抱樸少私寡欲

見素謂守其純素不雜文飾聖迹智謀自  
然絕矣抱樸謂歸其樸厚不徇矜夸仁義  
之情自然棄矣少私謂守分至公不好外

美而機巧自然絕矣寡欲謂節儉制情泊  
然安靜而浮利自然遺矣夫聖智之迹可  
以救近而不知傷遠仁義之情可以濟急  
而不知違真巧利之器可以助小而不知  
害大故聖人明而不顯知而不用唯以見

素抱樸為懷少私寡欲為念如是治國而

民躋富壽復于古風修身則槁體灰心嗒

然喪耦矣聖迹絕則機智自忘仁義絕則  
慈孝親睦斯由學者之弊故次

之以絕  
學無憂

絕學無憂

夫道者杳然難言豈學者可得而進故可  
傳而不可授可得而不可具輪扁之伎非  
不傳也蓋無受伎之質也況聖人之道乎  
今之學者但糟粕而已矣所言絕學非謂  
其絕滅不學也謂守自然之性不越分外  
而學也猶如鳧脛雖短續之則憂鶴脛雖  
長斷之則悲夫離朱師曠天生聰明後之  
學者或致眇塞性之長短豈跋慕矜夸所  
能逮哉去其跋慕則無憂樂蓋稟其自然  
之氣得乎聖人之心是以真曷足求而妄

不足除也世之務學而有憂者垂首刺股  
所趣不過虛名映雪聚螢所逐止存浮利  
以致寵辱皆驚憂樂兩陷何其迷哉

唯之與阿相去幾何善之與惡相去何若

唯者恭鷹也阿者慢應也以名教言之則

欲三

十二

唯恭而阿慢以誠理論之唯阿皆鷹聲也  
而世之執者使變阿爲唯或以唯異阿是  
未明唯阿之同出乎一聲相去何遠也若  
忘世之執則無唯阿之分善者吉之稱惡  
者凶之名學而履之者善也不學而悖之

者凶也夫道杳然虛極淵兮沉靜豈係學  
與不學哉今為善者無近名名極則害身  
為惡者無近刑刑極則殘生故善之與惡  
非道之實乃外物耳既皆外物則相去奚  
異哉唯其絕學者雖有聖智而不自知況  
善惡唯阿乎或說云變俗學為真學變阿  
為唯變惡為善如反掌耳上之言至理也  
此之言世教也若以此辯又何以異乎唯  
阿哉古本作美之與惡如上章天下皆知  
美之為美斯惡已

人之所畏不可不畏荒兮其未央哉

至人冥心妙道絕學無憂雖忘善惡於胸  
中必順唯阿於形外善惡之戒不敢不畏  
其唯蘊道之深者乎小夫則不然慕善而  
不行善畏惡而不去惡厭溺世學往而不  
反荒廢真性未嘗有中止之時十三中也止  
也

衆人熙熙如饗太牢如春登臺

熙熙悅樂之貌春臺時物之華此舉前也  
世人因學致偽逐境失真汨沒於愛欲之



波熙熙悅樂如餓夫之臨饗太牢志無厭  
足馳騁乎軒冕之途欣然觀望若遊子之  
登賞春臺心迷不反也

我獨怕兮其未兆如嬰兒之未孩乘乘兮若  
無所歸

怕寂也又安靜無爲貌兆者形狀之初孩  
笑貌乘乘運動貌夫至人之心寂然安靜  
無爲虛憺莫知其形狀之迹雖處乎囂塵  
之間觀物之遷變矐然若嬰兒之不能分  
別笑耦也既而隨世混迹與物同波乘衆

人之所乘行不崖異浩然都任若無所歸  
趣也又解乘乘若虛舟之東西而無所歸  
止也怕一本作魄王弼作廓乘乘王弼作  
儻儻一本作魁魁

衆人皆有餘而我獨若遺我愚人之心也哉

泚泚兮

泚泚不分貌夫人心有所係觸境如歸餐  
餐於富貴之間謂其心有餘樂矣是以至  
人糝糠世務纏繳紳修知軒冕之去來如  
寄故獨忽之若遺忘耳此乃心宇泚泚而

莫分磅礪萬物以爲一愚人之心固欲辯  
其美惡矣一本作純純者質樸無欲貌我  
愚人之心也哉猶云我豈愚人之心也哉  
言非愚人之心實無分別則至人之心墮  
然若此也

後三

十四

俗人昭昭我獨若昏

昭昭光耀自銜貌夫世俗爲學而日益浮  
麗自謂昭昭光耀銜鬻才藝是以至人智  
周萬物未嘗矜夸如同昏闇也

俗人察察我獨悶悶忽兮若海漂兮似無所

止

察察嚴明貌又苛急貌又矜持貌悶悶寬  
裕貌或作惛惛者昧昧貌夫世俗因因守為  
政制度嚴明立法苛急矜持有為故民不  
聊生是以至人體天法道因循任物大仁宥  
天下寬裕昧昧民乃全其真也莊子曰至  
道之極昏昏默默然雖昏默不分晦冥難  
測而萬物歸之莫知其所往百姓用之不  
知其所竭善下廣納莫測其深故曰若海  
而又應變之道莫定其方若流波漂揚無

所止著一本作忽若晦寂兮似無所止言  
至人容儀忽然晦昧尸居其心寂靜無所  
繫繫此壺丘子林之波流九變也二義俱  
通今從上說

衆人皆有以我獨頑似鄙我獨異於人而貴

卷三

十五

食母

以用也世人崇尚學業不能無爲而有所  
施用故曰有以至人行若曳槁木居若聚  
死灰不外飾其形故獨似頑鄙爾夫至人  
出處語默非欲異於人而自然與人異何

也貴用其道爾用道者體與造化冥故曰  
我獨異於人而貴食母食用也母道也本  
也或說食養也母神也神能生身故曰母  
世人貴有欲以喪形至人貴無欲以養神  
故異於人又曰母氣也世人嗜好滋味而

至人貴食和氣所以異於人也或曰老氏  
以和光同塵為務此篇何獨彼我之說云  
云曰此豈至人之本意哉蓋不得已而言  
也夫至人所行何嘗有異自是世俗動靜  
相反因垂言立教故有彼此云爾

失禮之  
憂因學

而有沌沌若昏德容光大故次之以孔德之容

孔德之容唯道是從

孔甚也大也容狀也從順也至人冥於道者也常道無名唯德以顯之至德無本順道而成之夫大德之人於諸相豈可見邪

唯有順道之容髣髴是其狀矣

道之為物唯恍唯惚

夫道杳然難言故眡聽不能聞見何物之可謂邪今言物者蓋因強名以究妙理也夫大德之人能從順于道道既無形何從

之有既無其形又不可名當何以為從乎  
唯叩其恍惚者則可以影響其象罔耳恍  
似有也在有非有惚似無也居無非無居  
無非無即空是色也在有非有即色是空  
也有無不可測復假借于象物以明道也

欲三

十六

惚兮恍其中有象恍兮惚其中有物

象者氣象物者神物即莊子之所謂真君  
今之所謂性者也夫道恍惚不定謂其無  
邪惚然自無形之中恍爾變其氣象將為  
萬物之朕兆也謂其有邪恍然自有象之



初惚爾而化歸於無有也然而至無之中  
有神物焉神物者陰陽不測妙萬物以爲  
言者也千變萬化無所窮極經營天地造  
化陰陽因氣立質而爲萬類治身治國鍊  
粗入妙未有不由神物者也

窈兮冥兮其中有精其精甚真其中有信  
窈深遠貌冥寂墨貌夫道恍惚不能定象  
物不能見又窈兮深遠冥兮寂墨問者不  
知其體應者不明其理然而中蘊純粹之  
精畜乎自然之信其精非僞故曰真其化

應時故曰信猶鳥足之爲蟻螯人血之爲  
野火朽瓜爲魚賢女爲石雖動植之類萬  
殊未有不精感而變信至而不化者也非  
至德孰能通於此

自古及今其名不去以閱衆甫吾何以知衆

欲三

十七

甫之然哉以此

閱度也又披也甫本始也夫道上自往古  
下及來今湛然常存而不去形雖不見名  
常在焉以喻至人得道長年故能閱度萬  
物之本始知其皆始於道故閱之以成其

形質也又設問我何以知萬物皆資稟於  
道生死終始之然哉答以道之恍惚窈冥  
常在不去故能應變為治清靜無為度閱  
萬物之遷移未有不資稟于道者以此也  
大德之人從順於道順道  
則曲全故次之以曲則全

道德真經藏室纂微篇卷之三



